

# 单程平均通勤时耗31分钟 单程平均通勤距离7.3公里 近六成宁波市民 享受“幸福通勤”

通勤时耗，事关人们在一座城市工作生活的幸福感。日前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与百度地图联合发布《2024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》(以下简称《报告》)，选取中国45个主要城市，围绕通勤时间、通勤空间、通勤交通等三个方面，呈现2023年中国职住城市空间(就业中心与居住区域在空间上的分布关系)与通勤特征。

## 1 58%居民享受5公里以内“幸福通勤”

根据《报告》，2023年，宁波通勤空间半径为32公里，不仅居I型大城市之首，还超过成都、郑州、长沙、武汉、西安、苏州等特大城市，反映宁波城市通勤辐射的空间范围在“新一线”城市中规模并不小。比如，部分市民家住北仑，需跨越超30公里的距离到鄞州上班，正是体现宁波通勤空间半径的案例。

但即便如此，从总体来看，宁波仍是通勤“幸福感”最高的“新一线”城市之一。

2023年，宁波45分钟以内通勤比重达86%，60分钟以上通勤比重为7%，均与上一年持平。这表明，大多数宁波市民无需承受“1小时以上极端通勤”，就能从住所到达上班地点。更有58%的宁波居民正享受5公里以内的“幸福通勤”，较上一年增加1个百分点。

同期，宁波的单程平均通勤时耗为31分钟，在《报告》选取的“新一线”城市中耗时最短，比北京、上海分别快上15分钟、8分钟。宁波的单程平均通勤距离为7.3公里，较上一年缩短0.2公里，为“新一线”城市最短水平。

## 2 平均只需3.2公里就能找到就业场所

在通勤半径相近的“新一线”城市中，宁波为何能保持通勤时间最短？

一方面，宁波“降堵”成效可观。据百度地图发布的《2023年度中国城市交通报告》，2023年，宁波通勤高峰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4.64%，降幅居全国百城之首，且交通顺畅程度领先于汽车保有量300万辆级的同等城市。

另一方面，宁波的职住分离程度表现良好。职住分离度指居民理论

上能够实现的最小通勤距离。根据报告，2023年，宁波的职住分离程度为3.2公里，和上一年持平，低于除深圳(2.7公里)以外的其他一线城市和“新一线”城市。

也就是说，宁波市民从住所出发，平均只需3.2公里就能找到就业场所。宁波的就业场所呈分散组团式发展的格局，且多数“上班族”的工作和生活围绕各自的组团中心展开，职住分布相对均衡，有利于缓解通勤压力。

## 3 45分钟公交服务能力的占比为49%

要进一步提升通勤幸福感，宁波还能做些什么？

根据《报告》，2023年，宁波轨道交通800米覆盖通勤的比重仅为16%，表明轨道交通对通勤人士的支持力度有待提升。从全国来看，深圳、成都、武汉、广州、上海为轨道交通覆盖通勤比重最高的5座城市，其轨道交通800米覆盖通勤的占比都在30%以上。

同期，宁波的45分钟公交服务能力占比为49%，即近一半的宁波通勤人士能乘坐公交在45分钟内到达目的地。但这一数据较上一年度下降了2个百分点。可见，宁波公交对通勤的服务能力尚有提升空间。

在优化市民通勤体验方面，报告

从城市交通规划的角度给出如下建议：

一是，强化城市外围居住区与周边轨道车站的公交接驳，并提高轨道交通车站周边面向青年人群的住房保障投放，从源头上引导就业和居住沿轨道走廊布局。比如，贵阳提出区域公交一体化发展思路，对轨道交通重点站进行TOD一体化规划设计，实现“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”。

二是，科学推进城市快速路网建设，重点强化城市及周边高快速路一体化改造，提升城市通勤走廊的道路交通运行效率。比如，郑州和周边城市形成两条及以上城区直连的快速路，提供更便捷的交通服务。

记者 严瑾

## 一人饰“三员”

# 基层“末梢”变“前哨”

“路过的车辆请绕行，不要从校门口通过。”“所有等候学生的家长请移步至人行步道上。”每到上学放学时间，总有一群穿着“西门大妈”志愿者服的阿姨，手持喇叭配合交警引导着汪弄社区孙英文小学门口的车辆和人群。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，这条困扰小区群众和学生家长10年之久的拥堵路段变成了“绿波道”。

在西门，类似的社会治理疑难、涉居民利益事情还有不少。为灵敏捕捉问题苗头，高效解决群众所诉所盼，西门街道以开展基层权力末梢治理为契机，一方面，重划权力边界、重申程序规则，为末梢权力运行套上“紧箍咒”，拉好“警戒线”；另一方面，着眼城市社区职能职责，聚焦治理服务实际，汇集以“西门大妈”为代表的社会力量，为权力末梢治理设立“前哨预警站”，着力探索末梢监督治理新模式。

大事全网联动，小事一格解决。西门街道依托大妈、网格等力量构建起“问题预警—社区吹哨—部门报到—结果反馈”的全链条末梢治理机制，今年全新打造的“3S善治西门”智慧治理系统，更为大妈们的日常工作插上了“科技的翅膀”。最近群众关注什么，哪个小区发生了难以处理的事情，都会即时汇总到系统上进行归类，最快半小时内上门解决；难以协调解决的，也将由街

道相关负责人员通知社区，让“西门大妈”去“探探底”。

今年下半年以来，城市广场电瓶车进电梯的投诉频繁出现，社区前期的处置并不顺利，大妈们上门沟通后发现，该问题背后的本质为长期积累的“物居业”矛盾，各方在消防安全、绿化等多个方面都有很大意见。于是，在大妈们的牵头下，社区与楼道租户签订了《楼道堆物责任书》。同时，由大妈与社区网格员组成专门巡查小组，不定期检查乱摆放情况。一个月后，高层楼道乱摆放、电瓶车进电梯等不文明、不安全现象得到改善。

“西门大妈”不仅是问题矛盾的收集者、基层治理的参与者，在相关政策宣传、履职监督中也发挥着独到作用。据悉，为了进一步畅通居民群众监督知情权，该街道纪工委积极探索“纪工委+监察工作联络站+监察信息员”三级联动监督，由“西门大妈”扮演“监察信息



“西门大妈”监督社区巡河。

员”的角色，开展参与式、嵌入式监督。

比如，每月的监事日，社区监察工作联络站里都会出现大妈的身影，她们与联络站成员一起梳理民情民意，汇总意见建议，研究确定监督事项。同时，搭建平台，把群众关心的事项推进、问题解决情况，通过“议事红伞”“月光墙门会”等渠道向大家公布。

“老百姓不仅仅有知情权，也应该有监督权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普及政策规范，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，让人人都能成为‘监督员’。”近一个月来，“西门大妈”手持行权事项手册，在自学掌握的同时还积极向群众普及，真正把权力放

到了老百姓眼皮底下运行。

“一人分饰三员，政策宣传员、问题收集员、行权监督员，一支包含居民、网格员、党员骨干等100余人的‘西门大妈’队伍，让基层治理的难事能够真正得到解决，党群干群关系更为融洽和谐。”西门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，这支“西门大妈”队伍让行权“末梢”变监督“前哨”，既拓宽了各类组织和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的监督渠道，又推动完善了“自治、法治、德治”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。

记者 谢伶燕  
通讯员 丁雷杰 文/摄